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五回 珍珠泉母子巧遇 梁懷玉控告宋雷

勸君行善是正經，善惡二字甚分明。 積德善人天增福，作惡豪強落場空。

話表郭英聞張巡撫問及李興周充軍一案，郭英口尊：「大人，若提起李興周充軍一案，原是他把我胞姐打死，隱匿屍體。」張巡撫曰：「明明是你打死你胞姐，為何刁告你姐夫李興周呢？」

郭英說：「監生不敢越禮，一奶同胞哪有打死之理。」張巡撫聞言冷笑曰：「你同李興周互控，李興周告你昧銀，你訴不該他之銀，今在本院面前你言發富捐監曾借他銀子一千兩起的家，因此致富，該他銀子是真實了。想當初你姐夫往你家中去，你當面羞辱他，你姐夫回家豈有不說之理？你胞姐聞言豈有不恨你之理？你胞姐必然回娘家向你索銀，豈有不爭吵之理？若是爭吵，你必失誤打死你胞姐，也是有的。是與不是？」郭英聞言暗想：「如同親眼見的一般。」遂口尊：「大人，爭吵是實，打死是虛，我胞姐是氣死的。大人明鑒如神，監生認罪。叩求大人恩施格外。」張中丞復問：「你胞姐屍身你隱匿何處？從實招來。」郭英叩首說：「監生實不敢瞞大人，我見我胞姐氣死，我家恐怕我姐夫告我，夜深時我把屍身背負到我姐夫門首。」

張巡撫說：「這就是了。本院再問你，你胞姐屍身現放在何處？」

郭英說：「姐夫藏了，監生不曉。」巡撫喝道：「你還佞口，你姐夫把你胞姐屍身藏在櫃內，你暗地使人盜了去掩藏訖，告你姐夫是呀不是？」郭英說：「並無此事。」巡撫大怒：「不是你盜去屍身，想必還是殺官劫庫的賊人盜去的否？」

在堂下候審的蟒、蛇二賊聞張巡撫之言，賊人膽虛，把頭一縮，舌頭一伸，說：「張巡撫猶如包拯大人出世了。」不由聲音高了些，被巡撫聽見。張巡撫吩咐把二賊帶上來。眾人役把二賊帶在堂口跪倒。張巡撫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好賊囚，竟給本院改了姓包，其情可恨。」二賊口尊：「大人息怒，小人有下情上稟，因大人審究屍身在何處，言說屍身被殺官劫庫賊盜去，小的二人一驚，贊美大人如宋朝包大人復生，斷事如神。」

張巡撫聞言，忙問道：「偷盜屍櫃必是你二賊所作。快從實招來，免動大刑。」二賊見嚴究追問，不敢隱瞞，叩頭說：「盜屍櫃是小的二人所作。把櫃搭到河岸，打開櫃，見裡面是一屍身，並無別物。一怒把櫃推入河內，忽聞櫃中女屍復活，喊了一聲：『兄弟害殺我了。』被水漂流而去。小的二人見天色已亮，投入破廟困睡，又被同雲縣的捕役把我二人獲送縣衙，又解到大人台下。此係實供，並無虛言。」張中丞聞供，哈哈大笑，吩咐：「傳李興周上堂。」

李興周來至堂前，跪倒。張巡撫口呼：「李相公請起。」李興周說：「除名罪員，不敢起去。」中丞說：「本院已經審清，你縱然被屈，當初不該將妻屍藏匿，這是你的大錯，自招禍端。」李興周說：「晚生失之於初，實是懵懂。」中丞說：「適才二賊所供，你妻在櫃內說話，必然未死，日後你夫妻必有團圓之日，暫且送你南學攻書，以圖上進。」李興周謝了中丞之恩，又想起妻子不曉落在何處？何日相逢？不免悲傷，止住淚痕，上了南學，暫且不表。

再言張中丞吩咐將八名賊囚送入南牢，不許難為於他。遂向郭英說：「遲刁誣告，理當充軍，又串官害民，理當斬首。」

暫且收監，以待部文定奪。」堂下聽審的眾百姓紛紛議論，這才是青天好官。

忽聞雲陣噙當三聲響，巡撫退堂，走入書房，命茶童捧過文房四寶，張巡撫提筆在手，不多時把奏折寫完，收拾停當，吩咐茶童：「傳炮手並飛報大堂伺候。」茶童傳出話去，張巡撫復上大堂，把奏折供在公案，大拜二十四拜，飛報背折上馬。

炮手放了三聲大炮，飛報進京。這且言講不著。

再表郭氏玉蓮，被漁翁漁婆救上船，問其緣由，言：「家住同雲縣。」漁翁說：「此處離同雲縣相隔七百餘里，一時難到，這黃河岸上有一座觀音堂，是尼姑庵，不如送你在庵中存身，以待深秋送你還家。不知小娘子意下如何？」郭玉蓮口尊：「恩人若保周全，回家團圓，恩當重報。」漁婆說：「小娘子既是應允，隨我下船。」漁婆在前，郭氏玉蓮在後，下了漁船，竟往尼姑庵而來。不多時來到觀音堂前，郭玉蓮見廟是坐南朝北，山門懸著青石匾，寫著「觀音堂」三個大字。山門一副對聯，上聯寫「慈航普渡」，下聯配「尋聲救苦」。門框上一副對聯，上聯寫：「紫竹林中觀鳥語」，下聯是「白蓮台上拯禍災」。二人走進角門，小徑上見一道姑，笑臉相迎，問曰：「二位施主從未識面，到小庵有何事故？」漁婆將郭氏落水事從頭至終言了一遍，道姑聞言曰：「救人一難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郭氏玉蓮接言，口呼：「師父，萬望看顧，異日回家，恩當重報。」道姑曰：「若不嫌棄，住上半年半載，有何妨礙？」漁婆說：「我船中甚忙，你在此陪師父作伴罷。」言罷徜徉而去。從此郭氏玉蓮在觀音堂安身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過了春夏秋已至隆冬天氣。道姑說：「甕中無水，你看守山門，我往珍珠泉汲水燒茶供佛。」

郭玉蓮說：「有事弟子服其勞才是，師父看守山門，我去汲水供佛。」言罷，手提竹桶出了山門，逕奔珍珠泉而來。心中默想：「丈夫在家不知怎樣猜疑？」又想起全喜是嬌生慣養的姣兒，不由得大聲喊叫：「吾的全喜姣兒，想殺為娘的了。」忽聞耳畔有玩童大呼，連聲叫「娘」。郭氏玉蓮順著聲音，舉目一望，只見有一騎馬之人，懷中摟抱著四五歲一個玩童，連聲叫「娘」，郭氏玉蓮忙走近前，認得是自己骨肉，說：「我的兒，想殺為娘的了！」上前一把將玩童抱下馬來，那玩童雙手緊摟郭氏脖項，不撒手的哭。郭氏含淚問：「你為何來此？你爹爹在家怎麼將你舍了，來到此處。」那人也下了馬，停了良久，開言，口尊：「這位大嫂口音不是此處之人？又稱此子是你之兒，你家住哪裡？你姓甚？你夫姓甚何名？」郭氏玉蓮止住哭聲，曰：「你若問我，我家住兩廣同雲縣，娘家姓郭，我夫名李興周，我是被漁家老夫婦拯救。」述了一遍。俞仁友曰：「原來是郭氏弟婦。」郭氏曰：「君子所稱差矣！我與你天各一方，又非親眷，為何如此相稱？」俞仁友見問，遂言：「我名俞仁友，與李興周結拜。盟弟被郭英控告害死他胞姐，屍骨無存，定了盟弟充軍河南，將全喜托孤與我。現今我的徒罪年限已滿，只得帶全喜回原籍。今日與弟妹巧遇，我先不回家，如今兩廣總督郭大人作官清廉，與我舍弟又是同年，我給你寫一張冤狀，同你到兩廣省去遞，管保你夫婦團圓，大冤也伸了。」郭氏拜謝恩兄仗義。在珍珠泉汲了水來，三人一同進了觀音堂。

郭氏玉蓮對道姑將事情言明，道姑聞言歡喜，即收拾素齋同吃畢，天色已晚，一宿無話。

次晨俞仁友僱了一輛車與郭氏母子坐。郭氏拜別道姑，俞仁友助了二十兩香資，三人走出廟，俞仁友乘馬在後，沿大路往兩廣而來。未及一月，進了兩廣省城，正遇總督郭秀出城賞軍回衙，郭氏玉蓮攔輿喊冤，郭總督接了冤狀，吩咐在部堂候訊。總督大轎進了衙署，走入書房落座，把郭氏玉蓮冤狀看畢，發下令箭，派差官鎖拿同雲縣劉世麟到省與郭玉蓮對質。不時之間，把劉知縣拿到，郭制軍升堂訊問劉知縣：「李興周、郭英互控一案怎樣判斷的。」劉知縣深打一躬，曰：「卑縣訊明李興周致死其妻，屍骨無存，確實已判定河南充軍。」正然訊問，河南解役上堂呈上公文，郭制台見公文內言已將郭英審實，實係妄控誣告，現將李興周、郭英解到兩廣省定罪。看畢吩咐傳上堂，只見李興周、郭英二人跪在堂前，命李興周站起，曰：「現今你妻郭氏在本部堂控告郭英刁詐，知縣賣法，本部堂亦明晰了。下堂與你郭氏妻相會去罷。」李興周下堂與妻子相會，感謝恩兄俞仁友不盡。以後交代，不提。

郭制台吩咐把郭英下獄。劉知縣下去聽參。打典退堂入書房，立刻繕了奏折，復又升堂拜表，大拜二十四拜，三聲炮響，飛報背上奏折，乘馬進京。一月有餘，上諭降下，郭總督跪接聖旨，在公堂捧讀上諭曰：據兩廣總督郭秀參劾同雲縣知縣劉世麟貪贓賣法，革職，永不敘用；郭英刁詐昧良，陷害姊夫，河南充軍，永遠不回；李興周含冤負屈，准將郭英家資兩千銀作為李興周被害賬目之資。欽此。

郭制台謝恩畢，將案內之事發放已結，方要退堂，忽聞外面有喊冤之聲，吩咐將喊冤之人帶進來。只見眾青衣將那喊冤之人帶

上堂來，郭總督看那喊冤之人相貌不凡，打扮不俗，頭戴金項，衣冠不齊，上堂來深打一躬，口呼：「總督大人，生員冤枉。生員梁懷玉，從十七歲入泮，家居廣西桂林府溪西縣銀河西濱青朱崖，不幸父母亡故。本縣有一惡鄉宦，仗勢力強霸生員的十六歲胞妹，搶到他府。生員無處申冤，懇求大人作主。」郭總督問：「你胞妹有婆家否？」梁懷玉回答：「生員的父親作過戶部侍郎，和那作保定府的成龍於大人是同年，昔在翰林院之時，眾家大人閒敘，提起於大人之公子聯敏，眾位大人作媒，將生員之妹許給於大人為兒媳。」郭總督聞言曰：「原來你是梁年兄之令郎。」遂下公座攜梁懷玉之手進了書房，曰：「年姪請坐。」梁公子不敢坐。郭總督曰：「年姪落座講話何妨！」遂分賓主坐下，茶童獻茶。郭制軍問：「年姪有此冤枉，何不在桂林府控告，竟千里遙遙來此控訴！不知惡紳姓名？有何前程？於、梁兩家作親之時，我也是一媒賓。」梁懷玉欠身打躬，曰：「劣宦名宋雷，字雲鳴。捐的吏部郎中銜。倚仗索國老是他義父，他的親家是兵部田貴，他的外甥是總兵，故仗勢強霸民女。被冤眾黎民往府道三司伸冤，反而受刑坐監。他外甥是總兵，名同江，表字盛海。朝中索艾、田貴，就是布、按二司，縱然起本，當朝索艾大權在手，本章得從他手中過，宋雷是他義子，同江是他門生，豈有不押本章之理。況且宋雷銀錢通神，如今世道變更，有錢可買鬼上樹，那些有司官也就將計就計。郭制台曰：「年姪你在此多住數日，老夫明日起身到廣西察訪。」天色將晚，用飯已畢，在書房安宿。次晨，郭公傳出令去，要往廣西桂林查訪。不知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